

栖溪讲舍碑

——塘栖现代教育发轫之标识

○ 李春桃

塘栖，这座因京杭大运河的润泽而兴的古镇，在明清时期已发展成为商业繁荣、文化昌盛的集镇，跃居江南十大名镇之首。乾隆帝六下江南，三次驻足塘栖，彼时盛极一时的繁华景象可见一斑。矗立于古镇水北街区的乾隆御碑，便是浙省富庶与塘栖昔时繁华毋庸置疑的实证，引得游客纷至沓来，欲从斑驳的碑文中窥寻塘栖的过往风华。凡富庶之地，皆有崇尚文化的风气，塘栖亦然，另有一块古石碑——栖溪讲舍碑，恰是塘栖历来尊崇文风、文化兴盛的有力见证。



扫描二维码
欣赏相关视频



清王同《唐栖志》记载：“栖溪讲舍在东小河冯家衙内，为且适园之遗址……按讲舍之设，始于光绪戊子。”栖溪讲舍碑静静地矗立在栖溪讲舍之中，碑文详实记录了栖溪讲舍创办前后的经过。自清代光绪年间栖溪讲舍起始，历经栖溪两等小学堂、杭县五都区小学、塘栖中心小学、塘栖第二中学，到如今的塘栖第三小学栖溪校区，这处旧址见证了塘栖教育事业的传承与发展。百余载岁月悠悠流逝，栖溪讲舍碑仍巍然立于校舍之内，成为古镇塘栖崇文重教的鲜明标识。

在塘栖第二中学执教长达三十余年的吴小虎，对栖溪讲舍碑怀着一份极为特殊且深厚的情感。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吴老师依据栖溪讲舍碑的拓印件，对碑文作了详尽注解，后收录于《塘栖志》的教育篇章。

由于栖溪讲舍碑长期立于校舍之内，知晓并亲见其真容者并不多。经吴老师的热心指引，我有幸目睹了这块石碑的真容。在题额为“春风化雨”的六角亭下，栖溪讲舍碑被保护在玻璃罩柜之中。透过玻璃，“栖溪讲舍碑记”六字以篆体分二行三列书于碑额，正文楷书。我借助吴老师所录的《栖溪讲舍碑记》全文，逐字逐句对照研读：



栖溪讲舍碑高1.2米，宽0.6米，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二月立

转身离开栖溪讲舍碑亭时，我看到亭左侧墙壁上镌刻着《栖溪讲舍碑筑亭记》，数百字将塘栖之古镇兴起、文明倡导、文脉传承写尽，终不忍舍弃这篇雅文而去，遂恭录如下：

栖溪讲舍碑筑亭记

栖溪者，古镇之别称也。

镇之北宋前，混沌渔村也。河湖港汊，扁舟苇航，渔人星散，村落未成。元至正中，泰州梟雄张士诚聚万千民工，拓官塘运河，于是帆影点点，舟楫梭织，始为镇兴。明弘治年间，广济桥筑，水南水北，聚落一线，市肆集焉。缘水行，隐隐市喧，水楼鳞次，长廊曲直，粉墙片片，烟艇悠悠，春榭客倚，沃野桑麻，棹唱凌波，遂成江南名镇之首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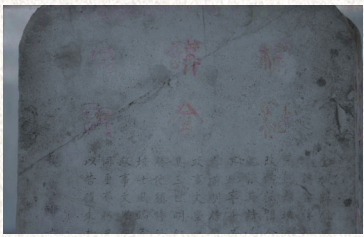
镇有古碑两尊，一为乾隆御碑，屹立水北，古添设府，皇家气象，仰之弥高，是为乾隆十六年弘历南巡，驻蹕栖溪，悉浙省散事急公，龙颜开，立碑张扬。一为栖溪

全椒薛慰农观察守杭州日，提倡风雅，宏奖士类。尝于会城之东，改沈庵为东城讲舍，禪杭州府及仁和、钱塘二县，轮月课士。而仁和县之辖唐栖，士子亦与课焉。然离城五十里，至者恒少。余下车之明年，唐栖人士请以镇东入官之冯庵改栖溪讲舍，并画规条，筹经费，呈请于余。余以地方善举，而董其事者皆正士也，许其请，并为之详大宪，立案出示，以垂久远。经费不敷，余复捐俸以助之。诣其地，率士子行释奠礼，定月之初八日官课，二十三日师课以为率。余维唐栖当前明时，若邵康禧、钟忠惠以及丁方伯西轩、沈御史让亭、胡中丞元静，皆以政事文学鸣于时。入国朝，而徐勿箴之理学，沈端恪之经济，蔚为一代传人。其三世明经，声溢宇内者，复有卓氏之传经堂，流风遗韵，至今不衰。读书者较胜他镇，特科甲之盛，微不古若耳。然则讲舍之设，胡可已也。夫士为四民之首，培士风，端民俗，守令之责也。有此讲舍，英才辈出，互相濯磨。数十年后，安见无政事、文学、明经、乐道其人哉？科甲云乎哉！而栖溪讲舍之设，洵足与东城讲舍同垂不朽矣！其由冯庵改讲舍之颠末，及屋庐地亩，例得由监院事者志之石，以告后来者。是为记。

光绪十六年二月，知仁和县事
中州高积勳撰并书。

这块石碑历经一百三十年风

雨洗礼，部分字迹已模糊不清，但因有吴老师的碑文拓印件相助，我得以一字不落地读毕。由碑文可知，栖溪讲舍碑立于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。碑上所刻《栖溪讲舍碑记》全文较之王同《唐栖志》中所记载的“栖溪讲舍记”略有增改。其时，王同为栖溪讲舍山长，俞樾先生在《唐栖志》序中亦提到王同彼时“主讲栖溪”。栖溪即古时塘栖别称。碑文清楚记述了栖溪讲舍创办的由来与经过，字里行间无不彰显出崇文重学之内涵。时任仁和知县的高积勳不仅允准“唐栖人士请以镇东入官之冯庵改栖溪讲舍”的请求，“并为之详大宪，立案出示”，讲舍创办经费不足，高积勳“复捐俸以助之”。他还“诣其地，率士子行释奠礼”，带领学生行祭孔典礼，并为讲舍定下官课日及师课日。文中列举了明朝五位知名官员邵康禧、钟忠惠、丁西轩、沈让亭、胡元静，以及清朝两位官员徐勿箴与沈端恪，对塘栖卓氏家族传经堂更是赞誉有加。这些皆为“学而优”的典范，有力证明了塘栖素有崇学之风。据清《唐栖志》记载：塘栖在明代共有进士15名、举人40名、五贡14名。清代时，共有进士23名、举人64名、五贡43名。是以“读书者较胜他镇”。当时的高积勳、王同以及塘栖士绅等，皆期冀因栖溪讲舍的设立，塘栖英才辈出。事实也如他们所愿，栖溪讲舍设立后，文风代代传承，至今不衰。



记者 陈天悦 李建祥/摄

学风孜孜，求真求实求新，师风谨严，合作奉献，争先创新。校风则倡导勤学自律，挚爱健康，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是以父老瞻望，交口称誉，声名遐迩。碑逾百年未毁，人事沧桑，世俗浮沉，巍然其貌，足见魂在。碑文隽永，内涵深刻，其义恒远，然风霜雨晒，寒暑更替，恍恍已两甲子。奚惠风和畅，书声朗朗，躬逢盛世，有识者油然而生护佑之心，筑亭规划初成，经研讨完善，意在发扬光大，薪火传承。感其行，窃以为廿一世纪之雅事也。

是为记。

丁亥年冬月胡建伟撰李建明书

丁亥年即2007年，时光匆匆，距筑碑亭时倏忽近二十年光阴。如今，塘栖二中已搬迁至新校址，眼前这处百余年前的讲舍旧址正在修葺整理，静待新一代学子的到来。

络麻



上世纪60年代中叶，我被分配至小林公社任教。时值8月底，踏上田陌，放眼望去，尽是络麻田。颇长而翠绿的络麻密密匝匝，一望无垠。



在遮天蔽日的麻林里，麻农们起早贪黑地手工剥络麻



○ 吴坚奋

络麻乃临平农村极为重要的经济作物，此地亦是浙江乃至全国重要的产麻区之一。当地百姓流传着一句俚语——“双抢出个名，络麻剥煞人”，足以表明络麻的种植面积之广，收割任务之重。不过，麻农虽劳累却也满怀喜悦，因为剥下的麻皮售予国家能获取分红，麻秆分到家可作煮饭烧菜用的柴炭，麻叶则是湖羊的优质饲料。当时公办教师户口下放至生产队，半天授课半天生产劳动。生产队种植络麻的数量众多，我参与络麻收割工作。在拔络麻、夹络麻、剥络麻、浸络麻、洗络麻的过程中，我向老农虚心请教，闲时查阅资料，进而有了以下文字积累。

络麻，学名黄麻，成熟的络麻植株可达二三十米之高，皮与叶的颜色绿中泛黄。从钱塘江北岸直至古运河畔的下沙、九堡、乔司、南苑、运河、东湖以及塘栖，均属于临平的产麻区。那么，临平究竟是从何时起种植络麻的呢？《杭县志稿》记载：“麻布，俗称叉袋布，出乔司，织络麻为之……”编织麻布是乔司农家重要的家庭副业。络麻收割后晒干称为生麻，生麻经浸泡洗净再晒干则为熟麻。生麻与熟麻乃编织麻布、制作麻袋的原材料。

由《杭县志稿》可推断，临平络麻的种植历史至少300年。而1990年8月出版的《余杭县志》记载：“本县是全国重点产麻县之一，主要产地在临平、乔司一带，有600多年种植历史。”

不论300余年还是600多年历史，临平作为全国重点产麻区这点是肯定的。络麻是临平重要的经济作物，亦是生产队和农户主要的经济来源。我在小林农村教书的岁月里，耳闻目睹生产队将优质生麻和熟麻售予国家，把次络麻分发给社员。当地几乎家家户户有自制麻布机，农妇夜以继日地纺麻线，织麻布，所织成的麻布卖给山东、河北等地客商，以贴补家用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麻纺织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，浙江省以及杭州市亦然。1949年11月，我省筹建浙江麻纺厂，选址在杭州拱宸桥，翌年8月正式投产。生麻和熟麻是浙江麻纺厂最重要的原料，各级人民

政府高度重视临平麻区的生产工作，多措并举提高络麻的亩产量和总产量。1949年，临平麻区种络麻3.89万亩，亩产生麻271斤；50年代，年均种麻10.18万亩，年均亩产生麻335斤；60年代，年均种麻7.93万亩，年均亩产生麻464斤；70年代，年均种麻7.44万亩，年均亩产生麻675斤；1980年至1985年，年均种麻7.82万亩，年均亩产生麻717斤，总产量6531万斤。

农谚说：“土是根，肥是劲，水是命，种是本。”自1950年起，有关部门积极引进络麻优良品种，经试种后加以推广，麻农尝到增收的甜头，欣喜道：“种子年年选，产量节节高。”推广良种的积极性高涨。

在络麻栽培技术方面，上世纪60年代全面推广塘南公社土山坝大队（现东湖街道朱家角社区）的稻麻轮作经验，即同一块耕地头年种水稻，次年种络麻。70年代，全面推广五杭公社国兴大队（现运河街道双桥村）和博陆公社长征大队（现运河街道双桥村）宽畦狭沟横条播春粮或种油菜套种络麻的经验。与此同时，推行科学种麻。例如形成一套“基肥足，苗肥勤，重肥早，赶梢肥巧”的施肥经验。又如“亩产千斤”试验攻关项目，对大田络麻生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。再如地膜覆盖种麻试验，增产效果显著。此外，推广“围田沤洗”技术，将收割的生麻浸泡在水里，经过精洗成熟麻，或称白麻，以增加收入。

惠民的收购政策，充分调动了临平麻农生产和投售的积极性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络麻被列为国家派购物资，由省统一下达调拨计划。1950年，浙江省公营厂矿联营处临平办事处在临平、景星观、小林、亭趾设收购站，生麻分3等15级，收购时按等级论价，深受麻农欢迎。从1951年起，供销社受省厂矿联营处委托代购生麻和熟麻。1956年起，生麻、熟麻则由县供销社经营，基层供销社代购。基层供销社点多面广，在临平共设14个收购站。所收购的生麻或熟麻，通过船只或火车调运到杭州的浙江麻纺厂，以及上海、宁波等麻纺企业。

从1962年起，生产队投售生麻和熟麻有化肥奖售，超任务投售还有额外的化肥奖售。1963年增加卷烟、布票、大米奖售，鼓励麻农多种麻、多卖麻。

络麻收割后，临平麻区农家妇女开始织麻布，晚上“家家无闲人，夜夜闻机声”。改革开放后，临平一些社队利用本地络麻资源优势 and 织麻布的传统，纷纷办起麻布厂、麻线厂、麻绳厂，麻产业得到长足发展。

1985年，县委根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，提出县、社联办麻纺厂的方案，由县供销社牵头，与13个产麻乡镇联办，为大集体性质，利润按投资比例分成，职工数按投资数分摊。后来，五杭乡与浙麻、县供销社特产公司联营创办浙江麻纺织厂余杭分厂。1987年2月投产，是年生产麻袋623万条，同时生产麻布、麻线、麻绳等产品。次年，生产海生袋241.1万条，出口荷兰、日本等国家。

1995年后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及城市化、工业化迅猛发展，临平农村络麻种植面积逐年递减。同时，编织袋、塑料绳的兴起逐渐替代麻袋、麻绳等麻制品。浙麻余杭分厂随之停办，麻区农家妇女也逐渐远离织麻布劳作。但是，络麻和麻制品见证了临平农村一段独特的经济发展历程，承载着岁月的痕迹，深深地留存于临平人的记忆中。